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二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三十

真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一

覽古

登櫓賦

晉歐陽建

維櫓自
登櫓以遐眺闢層軒以高盼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

之曠衍嘉蒼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扇旁觀八隅周覽
四垂面孤丘之峻峙阻曲岸之修崖植榆楸以成列插
垂柳之參差寓目忽以終日情疊疊而忘疲

登龍岡賦

宋 傅亮

靜潛處以永念聊駕言以寫憂蒙旭露而夙軫稅余轡
於龍丘南臨平隰西際荒疇比宇連甍幽榛四周眺江
都之廣溘究川陸之迴修羨翔羽之嬉林樂綠蘋之在
流乘清漪以汎濫翳稠枚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
迫於人尤

山陽城賦 有序

唐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

憫漢也辭曰

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
氣兮馬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
倒持兮曾何銚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聿基暨絕維之再
敷邈汜陽與鄗上恍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
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
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獲桓靈之欲從心於昏藝其祆燄
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姦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推以

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
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
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
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
元龜

登故宜城賦

唐
蕭穎士

升彼墟兮遐眺荆江
邇矚樊沔頽池以隱
嶙敲缺而峻
嵯野茫茫其靡極何
人戶之單尠悵青春
兮始交又白

日兮將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皋以盡
目究林莽之深淺煙迴起於殘燎烏羣飛於絕壑曾是
感時而戀舊孰不酸辛而僂俛也矧乎寓縣乖刺關河
阻遏去粉榆兮地表離骨肉兮天末涕橫墮以若注懷
永痛其如割悠悠蒼天不日不月曷其有佻撫艱勤之
此土偶四海而承平方神武之君臨尚未遑於戢兵警
山戎之外虞重燕代之專征罄帑藏之實窮干甲之精
陸隘幽冀水填滄溟其爲盛也入師長於庶僚出董率

於連城冢婦降於王姬餘子超乎正卿睚眦則決日誅
夷攀附則累歲尊榮玉帛車輿鐘鼓臺亭煥赫而鏗鉤
三十年中初不戒其滿盈終大都之偶國逸漏網之奔
鯨潰亂河淇虔劉汴滎覆東洛隕陝坰抗靡堅陣守無
完營呼吸三旬遂至乎上京燿燧燭於王宮潼關爲之
晝扃既而將吏逋竄烝民駭散崩騰郡邑空闕閭閻荒
涼我汝潁宇落我睢渙傳置載馳於商鄧兵符薦集於
淮漢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選踐履

清貫榮利溢乎姻族繁華恣其侈翫或拘囚就戮或胥
附從亂曾莫愧其愚懦又奚聞於殉難甚乎昔先王之
經國仗文武之二事苟茲道之不墜實經天而緯地邦
家可得而理禍亂無從而至今執事者反諸而儒書是
戲蒐狩鮮備忠勇翳鬱澆風橫肆蕩然一變而風雅殄
瘁故時平無直躬之吏世難無死節之帥其所由來者
尚矣不其哀哉變之始也予旅寓於淇園初提挈而南
奔崩波滑臺逼迸夷門亡車徒於鼎城擯圖籍於輶轅

背維嵩遵汝墳迴環乎邨葉飄泊乎穰宛嗟歲聿之云
暮結窮陰之涸返市蕭條以罕人盜充斥以盈路微奔
走之僕御有啼呼之幼孺川層氷而每涉塗積雪而猶
步晝兮夜兮曾莫解於馳騫惟寢與食曷嘗忘於恐懼
略南鄉之左鄙凌北津之勁渡偉夫峴首之爲鎮也峻
隅百雉危甍萬井森松篁之蒼蔚劃鄜街以周整前山
縈依而秀拔斜漢杳映以清迴秔稌蔗橘雜荆衡之蓄
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漢之盛也移南國之冠蓋晉之

衰也爲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
羈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戎旌陪後車乎南紀儼四牡以
專征歷隕墉而訊諸乃楚鄢之遺城昔漢皇之標季間
諸侯之釋位聞景升之是牧歎興廢於茲地其後綏懷
勁楚抗衡強魏雄九域以高視爲一方之所庇亦謀猷
所賴而致也於時寇盜蜂聚生民失土賢雖避世才亦
擇主有卧龍之竒英視江漢而胥宇遭劉后之側席聿
疇咨於草莽若游魚之在水尚三顧而後語其始也亦

將稜威漢沔用武荆楚侯時觀釁終然義舉然後包并
河洛盪滌陳汝迎帝配天不失厥序既中流之顛覆故
宏算而乖阻信雲長之寡謀亦天命之弗與猶復廓邛
峨之險奮寶濮之旅鋪敦隴阡震懾關輔致中原於旰
食振衰漢之遺緒沈沈乎俾千祀而景慕宜其易名於
忠武不其偉歟方其躬耕漢渚獨詠梁甫輕夫管樂莫
之云許伊唱高而和寡亦惆悵於前古道不同不相爲
謀斯之謂矣荆雲兮蔽虧朔雁兮差池雲有迴兮雁有

歸嗟予行兮愴遲遲諒窮愁兮莫諉雖九醞兮奚施

登臨河城賦

有序

唐蕭穎士

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瘵有
加無瘳憂悒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
雋則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之恩隻辭片字
皆資訓誘既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首爲知己名稱舅
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
月屆於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泣然有賦羊曇是日獨

吟零落之篇周翼終身寧亡吐哺之愛辭曰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瀾歟翻覆兮
無端俯崇墉兮辛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借如韓伯懷
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餞歎西劍之忽覲曾一顧而
不忘況仁深與密戚也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矜憐
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雖小而必誠善無微
而不甄備潤身之黼藻聞漆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
價參時賢謀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鉛匪舅德其焉

爾諒師資乎在馬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
命於茲城塞無媒兮窘束僚屬颺而墜羽凌永路而傾
軸悼晉豎之行深哀秦良之莫贖昔自公而暇豫陪作
賦於茲樓懷一紀以如昨愴今晨而獨遊俯蕭條之邑
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悽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
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銷憂者也

吳故城賦

宋張耒

亂吾舟兮大江夕余濟兮樊口登武昌之故墟弔西門

之衰柳出東郊而南眺訪遺城之培塿嗟頽牆之迤靡
半已平乎耕耨雜溪澗而沮洳稻冉冉而時秀曰是吳
王之故宮兮昔孫仲謀之所有當弊漢之委地羣兇聚
而啄剖偉紫髯之永圖獨穴據乎江右豈無意於雍洛
易虛夸為善守觀其作都於武昌夫何險阻而即安是
為大江之上流兮於備敵焉不繁顧諸將之凡才豈袁
曹之敢班欲身當中原之一面兮事便時利一葦濟乎
濤瀾當是之時兩觀萬雉縹闕應門內擁燕趙之容外

屯貔貅之軍笙磬鼓鐘之喧闐旗旆車馬之續紛固已
包蒙川澤震耀山原安知夫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夫何
遺珠與棄玉顧此遺墟之將圮於是與客休於祠宮披
樵蘇之微路嗟牛羊之入室固牲酒之不具與客愀然
三歎而去

過驪山賦

唐徐寅

六國血於秦秦皇還化塵塵驚而爲楚爲漢路在而今
人古人但見愁雲黯慘疊嶂嶙峋時遷而金石非固地

改而荆榛旋新愚聞周衰則避債登臺秦暴則焚書建
國貴螻蟻於人命法豺狼於帝德兩曜昏翳九圍傾側
扶桑幾里我鞭石以期通溟海幾重我驅山而要塞慘
慘玄穹嗷嗷七雄三農百穀以休務淬鐵磨金而獻功
九州病萬室空韓趙魏以交滅楚燕齊而坐窮家有子
兮誰得孝國有臣兮爭敢忠九野分將焉作兆民之主
諸侯吞盡方行天子之風星隕九霄城長萬里血染草
木肉肥蛇豕將欲手挂天刃足挑地紀拙虞舜而短唐

堯汚殷辛而長夏癸禍從殃催川搖嶽摧金陵之王氣
頓起蓬島之宮娥不來黔首求主蒼旻降災天漢之龍
髯倏斷沙丘之鮑臭誰猜魑魅諸夏腥羶九垓於是宅
彼岡巒兆斯陵闕猶驅六宮以殉葬豈言蔓草之縈骨
嫌示儉於當時更窮奢於既歿融銀液雪疏下地之江
河帖玉懸珠皎窮泉之日月喋喋層層不騫不崩斯高
之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興軹道一朝壘獻漢家之
主驪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今則草接平原煙蒙翠嶺

想秦史以神竦弔秦陵而恨永華清宮觀鎖雲霓作皇
唐之勝景

驪山傷古賦

唐 郝昂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夫爲國者當建宗社廣敷聲教尊
其威靈儼其容貌其惠也遠浹其仁也普悼言靜而可
以底綏言動而無所屈撓令四海惟精惟一俾萬人是
則是倣安有臨伐木而棄其斧將涉水而投其棹童子
猶知其不可況天下之龍豹初虎視八荒鯨吞六國攻

必取戰必克所往而梟其渠帥所敵而斷其銜勒起翦
之功逞蘇張之詐塞招星紀之南伐天街之北賞尉繚
以爲忠讜誅文信以爲殘賊將大寶而康寧謂神仙之
可得一何壯哉及其浮江沉璧登山紀石徵茅濛爲却
粒之符遣徐市爲求真之客殫人力爲馳道鑄兵刃爲
金狄方欲肆其暴露方欲窮其轍迹鬱興閭左之徭大
起阿房之役亦所以坑其儒士亦所以燎其經籍聞祖
龍而匪寤逢巨魚而必射不知望夷之兆未覩沙丘之

厄又何謀歟天降圖錄言勦其辜惡貫已盈禍胎必臙
載鮑之氣俄徹夢神之應聿徂意靡察於妖子尚勞師
以備胡人且愍於蒙將我獨憐此扶蘇廢至尊之不烈
任姦邪之逆謀將欲稱始帝而歷萬代卒宗滅而身屠
王祿盡矣誰定其危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既同信於望
夷安肯從於悖斯生且替其遺命死徒華其葬為嗚呼
驪山之隧其庸幾年上周五里下錮三泉罄珠璣之布
獲盡金石之雕鐫匠人勞而不償反生理埋於鬼埏狐兔

穴而塵積牧豎焚而火連嗟拔山之壯氣成拱木之寒
煙享祀輟矣疇相恤焉百二之襟帶莫守數仞之丘墳
巍然何德之衰絕伯翳之餘業何力之競爲劉炎之著
鞭枝葉將落本必先顛茗折巢覆胡能卵全是知不有
廢也後王安得而處旃

劔池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余屆塗豐城弭楫江渚問埋劔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
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繇振發雖人亡劔去

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爲此賦云

天地鬼神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多往昔紫氣衝
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敵國既精感而
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
通塞之有時何顯晦而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潛
朽壤之中靡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
以靖諸侯外以服四隅爲東序之祕寶備有國之光儀
一見留於邑長一獲佩於台司始謂伸於知己終乃屈

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連漪化鋒鏑兮奮迅煥精
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聳江海之
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
沉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既沒作者曠世風胡已
遠壯武復逝斯物儻存知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
雙劍兮焉可求

三良冢賦

有序

唐 闕 名

魯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
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
善人乎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月吾西遊汧渭
出於岐雍之間於古道傍得三良冢心甚哀之涕泗者
久之而去辭曰

昨宿岐城曉涉渭東霜凌雪結飛沙亂蓬中野躊躇屈
此古墟野人曰即車氏之冢方驅駕班如久而咤曰吾
嘗讀舊史矣古者秦氏大於穆公出師則寧東夏用賢

則霸西戎大邦服其禮小邦畏其雄謀已集戰亦武不
能勤王不爲盟主者何居以滅天之良喪人之特百夫
仰系一朝而踣可哀也哉宛其三子遭時迭適主已即
世身皆靡全指冥茫而爲期撫昭世而坐捐方惴惴以
臨穴且哀哀而號天從有言於寒原莽蕩千里迴眺無
垠上刺衰德下傷幽魂挂驂壠樹脫劔山門掇野芳以
爲薦汲行潦而克樽矧今情之猶悲諒古恨之潛吞死
而不作吾誰與言代事浩漶人壽爾天言念君子中心

悄悄哀生人之長慟赴永夕之莫曉歸去來兮不可留
且悲吟於黃鳥

哀三良賦

元 楊維禎

訪西戎之霸國兮歷岐豐之故疆過橐泉之古墓兮敬
有弔乎三良曰子車氏之伯叔兮實百夫之稱特既委
質以事君兮雖殺身其不惜然君子有不死兮死不以
其私貴以義而制命兮矧命亂而不治感一語以自信
兮誓九土以同歸哀三仲之稱良兮異乎顛之從違何

嗣子之弗君兮又驅良而無遺百七十人之同死兮不
啻備而腐之雖戎索之陋風兮亦秦人之家法傷王靈
之不振兮肆諸侯之專殺後驪山之從事兮海鳧鳥以
深藏詔後宮以從死兮知秦德之不長嗚呼古無殉死
兮秦實不仁良不可贖兮徒百其身黃鳥兮嚶嚶哀良
之死兮不如無生臨深穴兮穴已平霜露瘖兮天無情
些吾文而敬弔兮激天籟而悲鳴

沉碑賦

以陵谷久遷名
績終在為韻

唐王 際

元凱立功銘其始終欲播美於萬年之後乃沈碑於一
水之中剖彼貞姿餘烈必期乎不朽歲斯濬壑垂名庶
及於無窮豈不樹佐晉之洪勳立吞吳之巨績思後世
以不顯俾中心而是惕將紀乎竹帛時移則令聞應亡
若銘以盤盂代異而嘉聲恐寂然則千古無壞雙碑可
憑博約之辭既著雕篆之功亦興有美皆述無勞不稱
一則置彼高山謂高陵爲谷一則投茲深水憚深谷爲
陵且言曰水以柔而虛受石以堅而可久雖此隱而彼

見彼若泉而此阜不知我者笑淪棄於目前庶知我焉
諒昭彰於身後既而憑岸爰舉臨川載傾逆洪連而星
落殷白浪以雷聲始觀其文徒謂憂於沒齒終窺其理
方知叶於流名由是影動深泉響連通谷莫不訾波神
駭水族靈龜將負以股戰陽侯既覽而心服盡驚是日
誤墮淚於斯源却想他時閱色絲於誰目至今五百餘
年英聲自傳沔水之恩波尚遠峴山之嵐翠猶鮮但覺
潭邊春盡而遺芳不歇更憐川上時移而茂躅難遷然

則伊尹之作阿衡姬公之爲太宰邁古之芳猷克著迄
今而英風未改是知事若美於一時語自流乎千載亦
何必矜盛烈沉豐碑欲功名之長在

磨崖碑賦

元 楊維禎

招猗玕之聳叟兮訪古蹟於岐陽瞻穹崖之桀立兮摩
萬仞之青蒼儼鬼靈其呵護兮曰頌中興於大唐觀其
森鈎錯畫兮蛟龍蟠拏嚴辭密義兮日光玉華燕許既
仆兮韓李未葩去雅未遠兮光價倍加當天寶之末路

兮豸褊兒於虎穴弄漁陽之剽兵兮積潼關之戰骨塞
青驪以西狩兮疲馬鬼之苟活釗既犯於怒鋒兮環又
何尤乎污血嗟靈武之收兵兮何履位之倉皇祚殆危
於贅旒兮機不間於毫芒苟執溫清之小節兮不匹馬
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旛兮肯復致忠於耄荒咨李郭之
猷謀兮徇巡遠之大節成王翼其小心兮尚書奮其英
烈羌恢復之不時兮偉四三之俊傑擁夾道之黃髮兮
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之清流兮凱京師之汗血迎上

皇以來歸兮疇長慶之歡聲歟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
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嗟豺虎於厥
家兮又何律君臣於虜廷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
交零至考頌以論體兮垢磨石之小玼用魯史之筆法
兮寄清廟之歌詩挈大唐之罪案兮異瓊琚之賞辭宜
後來之墨客紛石刻之是非也亂曰已矣乎國不貴於
無難兮難貴圖於未形五王持兵兮唐室再興胡封豕
之復豢兮撼蟠李其幾傾幸六聖之遺祚兮復鑿輿於

兩京穹厓齊天兮侔德武丁臣結作頌兮佐唐光明嗚
呼休哉配迹風雅兮製作如經繪日月之重光兮垂天
人之休聲希吉甫以作頌兮又何羨乎臣結之銘

曹娥碑賦

元 楊維禎

昔湘纍之徇國兮甘以死而傷生身雖殞而心不懲兮
同楚野爲國殤夫何娥之眇軀兮亦前修之允蹈彼忘
死以爲貞兮茲捐軀以爲孝惟娥之烈烈兮曾稚年之
未笄當吾父之善泗兮習婆婆以爲戲陽侯忽其不仁

兮哀層波之墊溺娥呱呱以哀鳴兮旬七日而罔食扣

龍之宮不得其戶兮化精衛而莫爲力儼見父於重淵

兮奮輕身於踊擗嗚呼惟仁足以殘肌兮剛足以錮志

誠足以開金石兮孝足以動乎天地風濤爲之折裂兮

蛟鼉爲之四奔抱父尸以印出兮儼膚髮之猶存課江

頭之長老兮泣孤舟之過客抱遺骸以祭告兮異鮑生

之刻木媿完父於傷槐兮娟代父於醉津緹縈氏之上

言兮除肉刑於特恩曰予中人之可企兮匪拔俗而絕

倫嗟娥之爲教兮習締葛以爲經豈師傅之夙詔兮誦
烈女之遺風惟純誠之天出兮奮百代而獨立宜廟貌
之永存兮表雙阡於江邑迨元嘉之元祀兮得賢長於
八厨屬邯鄲以秉筆兮樹穹石於龜趺追古雅以述作
兮比西京而莫踰深石陰之詮語兮信贊美其非譽夫
何後宗人之孟德兮過靈祠以駐馬摩道傍之殘碑兮
感外孫與幼婦三十里之較智兮曾何足以爲師昧綱
常之大節兮絜長短之設辭彼小兒之舐犢兮又何尤

於德祖酌大江以爲酒兮攬江花以爲脯些英英之孝
娥兮及遑遑之瞞甫彼主將其可奪兮勁吾衷其莫禦
願激清流於東江兮洗遺污於鄴土嗚呼銅雀麋鹿兮
西陵狐鼠耿孝魄之長存兮照江月兮千古

鸚鵡洲賦

宋 羅願端

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
正平之遺處指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
黨禁之既解兮凜凜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兮衆

必爭起而譟讙士猶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
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康之事勢兮
魏甚莞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憤之稍據惟不
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闊疏當其解衣而慢侮兮
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慘搃兮何預乎鸚
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頗困苦而終赦惟此
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兮奈
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

海仗正而孛戮兮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兮
必且脣亡而齒寒嗟繁城之佐命兮非不巧於自營挈
四百之基祚兮與一身孰爲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
攘臂而議先生詆文華爲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苟
吾言之獲信兮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鐵箭賦

有序

元 楊維禎

事見臨安志箭在令杭城外南新橋北大若杵然鏃首
出土面人撼之可動而不可拔也父老云掘土深則箭

隨土陷培以土則隨土以高此其神異也

絕浙水之橫江兮睇天目之游龍挾訪古之碩生兮憩
予以龍陽之新宮忽臨睨夫夷塹兮鉅鏃礪乎其若春
故老指以告予兮曰錢王之鐵箭也若鼎水之號弓兮
羌至今猶睽睽也方開平之四禩兮新沙築以成堤陽
侯不受吾職兮將治國而鯨鯢王馮馮以赫怒兮閭羣
穀於水犀憤一矢以加遺兮敵海若使不西奠西民於
衽席兮實神妣之功齊觀周棠以存名兮過漢渠而想

白矧茲矢之未亾兮留全吳之霸澤吾想矢之經工兮
實取乎赤堇之銅奮神槌乎豐隆兮鼓神鞀於祝融聿
是矢之躍冶兮豁月星之晦蒙資要離以釁血兮誓干
莫其爭鋒於是服以百寶之室兮發以千鈞之弩乘風
雲以奮旅兮搖白月之大羽射長矢於天狼兮誅宏昌
若麤鼠裹山林以錦綈兮迎父老以毬馬霸吳越而奄
有兮允一時之雄武也吾嘗觀勅濤於江上兮愁鬼憤
之依憑譟旗鼓以北下兮陳昆陽之千兵波躍櫓如慶

息兮浪擘山如巨靈紛望景而辟易兮羌孰得而與京
茲持滿而一激兮心金石以貫之海若爲予退舍兮豈
人力之能回迺知卓山而泉湧援戈而轉日一沉勇之
激兮羌不速而疾也彼漢皇之武略兮決瓠子以興歌
捷淇園之竹落兮終慮殫而爲河彼秦王之雄發兮傳
虜箭以肆夸脫突厥之虎穴兮危長矢其幾何故知吳
越之鐵箭兮可與貫隼之肅楛東房之垂竹歷百世而
不磨也客有些酒江上而和之以歌曰三箭兮天山壯

士歸兮漢關一箭兮海帖左江右湖兮按以萬堞占斗
氣兮江之干泣鬼母兮雷霆拔山逐飛劍兮劍上天些
故國兮三千年

漢林賦

元陳櫟

予聞周南之詠文王至矣乎德化有源修身刑家厥所
廣及江漢之涯宜廣漢之詩人必推廣而讚美謂德廣
之所及能感化乎遊子世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苟欲適乎正道何可外文德之純文所以文純亦不已

德廣所及其用兮之德之純其本體維南兮喬木德化
兮膏沐喬木兮參天森森兮林麓豈果漢濱之木真寒
綠成林自有不林之林兮種德未茂而根深彼儒林與
書林非真林木之可見矣所種之林林兮蔚盛德之符
驗吳君本市隱兮當暫焉而山棲今又舍山棲而市隱
兮此林隨此身之所之十年計種以木兮百年計種之
以德德愈廣而林愈茂兮身所至即江漢之域

篁墩賦 有序

明
李東陽

新安之篁墩以竹名黃巢之亂凡地名黃者輒不加兵
墩之人更篁爲黃以求免禍其後因習稱爲黃墩墩之
程氏有晉賜太守元譚故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亦以
功祀於墩其裔孫春坊諭德克勤憤其先世賜第廟食
之地汙於七百年之僞姓乃按據譜冊復其名曰篁墩
予謂其考古之學反正之功於斯爲大乃賦其事以教
其宗及其鄉之人使知茲墩之克復舊名者自諭德君
始其辭曰

旃蒙子退食玉堂顧懷舊鄉乃閱禹貢觀職方考地志
披山經檢國史摻家藏望喬林於蒼鬱弔古蹟於蒼茫
續梓里之故事得篁墩之嘉名彼阜兮孔碩莽修竹兮
叢生根連蜷以糾結葉竦立兮靖礫物隨時而並秀人
與地而俱靈乃有循吏出晉功臣在梁樹家聲於閩閩
存廟食於蒸嘗此程氏兮故疆墩何爲兮彼黃噫嘻悲
哉廣明讖妖冤句興孽有唐弗君黃入其室東踏齊魯
南躡吳越過城爲墟戰野成血殃魚阮池鬪鼠悲穴當

是時也玉帛之所不能陷鋒鏑之所不能折解圍無外
黃之兒排難無邯鄲之傑惟豎夫兮諱亮賴故老兮多
哲寧僞姓兮整蒙庶疑兵兮不發圖免禍於巽辭豈甘
心於折節聊假物於音聲遽遺羞於齒頰山顰悽兮莫
展竹淚漬兮不滅賊既死兮墩存事已往兮名揭嗤彼
躬兮弗遑奮我肘兮誰掣慨世俗之無知苦難煎而易
巖可勝惜哉於是操斧鉞之權秉春秋之管剛腸爲之
寸結怒髮爲之雙短慕盜泉之不暇念朋字之當辨恥

蹠樹之是依思名崇之勿翦豈名姓之足爭實邪正之
相舛汎氛埃於舊域揭日月於華扁還趙璧兮秦庭復
王田兮漢版植綱常於已墜誅姦雄於既殄快九世之
餘讐回千鈞於一挽懷世忠之遺風每爲恨兮不淺幸
此地之猶逢恨吾生之既晚於時鄉之父老走而相告
曰嗟乎有是哉物換兮星馳朝遷兮市移江山是兮人
民非生紛紛兮死離離好不識兮惡不知嗟吾曹兮徒
爾爲微太史之爲賢吾俵俵兮誰歸諒靡德兮莫報匪

吾人兮獨私拂莓苔兮古石掃蕪翳兮荒祠勒銘章兮
篆籀修俎簋兮威儀既乃命酒酌地呼山靈而告之景
若表而開明地若闢而平夷林柯若起而天矯土石若
增而崔嵬瞻虎豹之炳蔚睹鸞鳳之歲蕤彼鬼魅兮安
在曷汝蟲兮足悲獨勲德之未泯與文章而相輝客有
好事者聞而爲之歌歌曰塿兮篁兮誰使汝爲黃兮篁
兮塿兮亡吾又使存兮嗟塿之人兮勿我諼兮將以遺
我孫兮

龜窩賦

有序

明曹璉

按河南永寧縣志云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文出於邑之洛川歷千萬年其窩儼然尚存予恐未的乃駕舟往造其地觀之果如所載不爽遂作龜窩賦以紀之

繫陶唐之初時兮陞江河之未鑿茫洪水之汜濫兮蕩民居之蕭索賴虞舜之圖治兮躬謙虛而咨四岳僉於是而薦禹兮堪勝夫斯命之託禹傷鯀之汨陳兮果勤劬而允若隨山川而刊奠兮順水性而疏淪雖手足之

胼胝兮猶朝濬而暮鑿恆三過其門閭兮未一入而休
泊歷八載之難險兮功乃成而告竣感穹昊之昭格兮
錫神龜之出洛背負文而璀璨兮肖蠖略宛轉以顯顯
毓元氣之淋漓兮含亭毒之化工禹默契其旨兮發閔
靈於鴻濛因其數畫而次第兮按八卦而分九宮彼戴
九履一兮象首尾之始終彼左三右七兮衍輔翼之相
從肩二四足六八兮而五獨居夫其中此洛書之突奧
兮匪聖知孰啓乎愚衷嗟事雖載於蠹簡兮而跡則未

究其寔心怏怏於周流兮博追訪而未的偶承乏而觀
風兮跨青驄而巡歷自嵩麓而之永寧兮望長洲之洋
溢乃命駕彼綵鷁兮泝流光而遊息湛平瀾之淵泓兮
澹輕煙之忽翕少焉抵一沙渚兮懸兩岸之壁立蕙若
披香莎茵襯碧紛鳧鷖鴻鴈之翱翔駭龜鼉蚪蜃之出
沒暫停權延佇以尋訪始覲夫龜宮之祕蹟氣絀縕而
上蒸形偃仰而昭晰孰眎其躩踞眙瞠其呵衛意其非
天錫之休徵必地產之靈異不然何怒濤不能衝流沙

不能積左盤右旋前蹲後踞而千萬年如一日也哉

間田賦

明王翰

條山之陽黃河之傍灌莽極目獸駭鳥翔畎疇縱橫以
遠際溝塗陂陁以行長經界究其未改廬井已不可得
而詳問平高之耆老乃知古虞君之故邦及芮伯爭而
未決質成於文王者也嗚呼姬周之造跡自后稷之建
邦公劉之啓土古公著撫民之庸王季號勤王之祖至
翼翼之文王得奔走禦侮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

服商受而遵王之所也傷漢儒之鄙陋議圖讖以厚誣以虞芮質成而被化爲周始稱王而受符以區區之陋邦固定於虞芮之質成若尊號改元斯盛德之所必無也嗚呼天有昭昭之明無諄諄之教視其命之去就在人心之惡好苟處時而得中何必丹書朱雀而爲符告也眺荒原之茫茫撫往事而增悼追淳風之不及傷衰世之末造誦繇詩而永歎爲執筆以三叫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真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二

覽古

楚望賦

有序

唐李嶠

序曰登高能賦謂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暢非歷覽無以寄杼軸之懷非高遠無以開沉鬱之緒是以騷人發興於臨水柱史詮妙於登臺不其然歟蓋人稟性情是生哀樂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

必傷千里開年且悲春目一葉早落足動秋襟坦蕩忘
情臨大川而永息憂喜在色陟崇岡以累歎故惜逝愆
時思深之怨也搖情蕩慮望遠之傷也傷則感遙而悼
近怨則戀始而悲終達節弘人且猶軫念苦心志士其
能遣懷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蘋之野斯見
不平之人良有以也余少歷艱虞晚就推擇揚子甘泉
之歲潘生秋興之年曾無侍從之榮顧有池籠之歎而
行歲莫寄心跡罕并歲月推遷志事遼落栖遑卑辱之

地窘束文墨之間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縣北有山者即禹貢所謂岐東之荆也峇堯高敞可以遠望余簿領之暇蓋嘗遊斯俯鏡八川周睇萬里悠悠失鄉縣處處盡雲煙不知悲之所集也歲聿云莫遊子多懷援筆慨然遂爲賦云爾

眇乎忽然高山之顛露團團而濕草風烈烈而鳴泉對蒼茫之寒日聽蕭瑟之悲蟬朝獨處而無晤吾凝睇乎八埏於是繁懷載紆積慮未豁生遠情於地表起遙恨

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野闊恨遊襟之浩蕩憤羈怨之
惻怛寂焉長想倏若有亡固將言而已歎信無哀而自
傷撫余情之增軫悼人事之多戚曾浮促之幾何而思
緒之纏邈思何憂而不入心何慮而不攢雖感目之一
致終寄懷而百端若乃平原杳兮千里春晴山沓兮萬
里新迷故鄉之處所滅愛舊之聲塵願寄言而靡託思
假翼而無因徒極睇而盡思終天性而傷神或復天高
朔漠氣冷河關漢塞鴻度吳宮燕還對落葉之驅影怨

浮雲之慘顏爾乃永眺無見端居不聊愴歸軒之寂寂
傷遠客之悠悠月臨城曉風送邊秋唳鶴聞兮炯不寐
凝笳動兮此夜愁及夫寒野蕭條空山寂寥目馮郢而
途眇指邯鄲而路遙傷永離兮浦曲訣遠送兮河橋眺
平蕪之漫漫瞻遠樹之迢迢伫然直視嗑矣魂銷形將
槁木同植心與飛蓬共飄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
羽朝急要鞭夜赴黯黯塞雲蒼蒼關樹甘埋影於異域
暫回首於歸路魂逝兮邑里目斷兮煙霧步將前而復

留望欲罷而還顧覩驚塵之歟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
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懷人看
粉黛兮無色視桃李兮非春君去兮還無期妾心兮私
自悲高臺四望杳無極天涯一去何盡時天涯兮緜緜
問道路兮將幾千朝朝暮暮綺牕前長懷此恨終永年
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誰訴塊
緘愁而不釋於是窮澤際天滄流拂漢屬榮悴兮時改
遇炎涼兮節換莫不瞻草木而孤絕向風煙而永歎故

夫望之爲體也使人慘悽伊鬱惆悵不平興廢思慮震
蕩心靈其始也固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悵乎若有待而
不至也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逡逡巡巡若失
其守而忘其真羣感方興衆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
目受而心傾浩兮漫兮終逾遠兮肆兮流兮宕不返兮
然後精迴魄亂神荼志否憂憤總集莫能自止雖剛悍
武力之夫法度禮容之士孰不解威失毅廢綱遺紀借
使據河負海牛山之美可遊左江右湖京臺之樂難忘

原本闕
四字

邈千秋金石悲兮綺羅傷顧山川以永慨邀山
月而詎央若乃羊公愴惻於峴山孔宣憫然於曲阜王
生臨遠而沮氣顏子登高而白首惟夫作聖明哲寬和
敦厚亦復怛色愀容喪精虧壽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
之激情至矣必也念終懷始感往悲來泐未形而至造
思繫無而生哀此歡娛者所以易情而慨慷達識者所
以凝慮而徘徊者也

楚望賦

有序

唐

劉禹錫

予既謫於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繫乎
天者陰伏陽驕繫乎人者風巫氣竅是以囂霧浮浮利
於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因道
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所司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零土
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之體兮爲瘡爲瘵
以曠滌煩兮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
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

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

羣山龍從岡陵靡陀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

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

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聳取歛呀秋水灌

盈漩石飄沙流枿軒昂舞於盤渦逮及收潦澹如酥醺

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絲與

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高

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嘒其曉中植物颺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函遊氣杳冥
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枿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
景曜明恢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
焦熬止水漫沸翔禽跼墮呀喙垂翅曦赫歊蒸陽極反
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矐未瞬
彌漫霽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藝空萬夫皆廢懸
雷綆絀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煙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悠潔有
形而溢清玄杳微明以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
徂征金霞暈乎海孺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
沉層瀾雞啁晰而晨鳴今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洶浩浩以營營追向
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彷彿而
馳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脰
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捨綵

翠於砂礫時當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寒
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淅瀝
梢槭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透拆躔次殊氣川
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
構祠投粬粿以鼓檝豢鱸魴而如蟻蟠木靚深孽妖憑
之祈年去厲於蠲敬祇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
却落躡踞渚居魚鱸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啣不可遁伏顯
舉潛繩晝撞夜觸設機沉深如捨於陸彼遊儵之瑣類

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

舟拖綸往復軒輊泛浮馴鷗相逐暮夜澄寂嘯歌羣族

僮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析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

山之徒抨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而蟠鬱攸起於巖阿

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林顛盜天和而藉地勢

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閒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涖淘汰澆

澆流注潰沱繁光熠爚貪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

潤於豐屋晒耘耕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

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閻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况臨高以觀物

弔屈原賦

漢
賈誼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殞厥身烏虜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闖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爲
鈍兮鉛刀爲鋌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塞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
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
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倂蠖獮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鱣鱓兮固將制於螻螿

弔屈原賦 有序

明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
而弔之其辭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颭颭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馬泊
湛椒醕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水峻嶮兮霰又
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歛崎紛糾錯
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頽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
谷谿訝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
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遊兮羣跳
嘯瞰出入兮爲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
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

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阻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
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名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
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鄉兮獨延
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嶺
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愍君可復
兮排帝閤望遁跡兮涓陽箕罹囚兮其佯以狂艱貞兮
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
中道難勉低徊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設兮讒

喙衆狂穉兮謂纍揚已爲魑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
鼠兮佞穎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旂晦靄兮颼風橫四
海兮倏忽駟玉虯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莽
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日日西夕兮沉
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
知我憂

懷騷賦有序

宋 薛士隆

觀競渡而得屈原之所以死作

江水滔滔兮恢良中陽桂柘蘭舟兮沂洄翱翔周章通
國兮社里亶出赫奕炳明兮象龍偶濟筒糧綵結兮招
祭先生今古回環兮顯允人之故誠塞產予心兮緬懷
墟郢騏驥伏箱兮駑駘馳騁變緇以爲白兮珍寶甘蠅
時艾獲蘭兮將誰與明蛾眉粲其嬋娟兮羌被離於衆
醜纍蠲埃而爲竊飯兮蓀孰知其內守視羣輕之折軸
兮舟沉於積羽繫直木之致斤兮信夫君之有取堯俎
舜陟兮人自爲家媚嫉異采兮憎人心之所如耿著夜

光兮浮雲結而慘黯忘衣裳之昌被兮不自知其顛頤

眺丹陽而侘傺兮黃沙之莽莽拔高丘之松桂兮剛寄

根於非土鸞鳳翔於千仞兮來下棲於荆棘豢龍烹兮

同雞鷲於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眇之故步永懷流烈

兮聞高風於競渡時移世變地益遠而年益邁兮孰攷

攷其愈勤飄風發而白雲飛兮蘭含香而自焚重曰崦

嵯峨前介西兮服翼昌揚玄鳥棲兮子胥騰夷比干

逝兮逍遙沉汨將永世兮崇莠言文在羨予人吾歸知

何有兮雷霆奮聲輜輪兮拯溺風千萬春兮椒蘭穢庸
有止兮懷留夷曷其已兮

憤古賦

有序

宋 鄒浩

余讀離騷見屈平以忠不容而卒葬於魚龍之腹也憤
然傷之故爲此賦

嗚呼屈平之忠曷不足以悟懷襄兮薦困乎讒口之嗷
嗷流落江湖不堪其憔悴兮曾舊履不貶損乎一毫憤
懣中溢不可遏以復爲無物兮操觚進牘遂大肆乎離

騷博萬殊之動植而擇以比興兮匪故角勝負而爲此
忉忉或超然曠蕩乎四方上下之表若無以取信兮要
其心之所存則惟冀君之我交後世有志之士覽斯文
而想風采兮猶慨然永歎又繼之以號咷以此較彼輕
重固有在兮如之何不從彭咸而投波濤人孰不有一
死兮或重逾泰山或輕愧鴻毛惟平之死於忠兮使來
者自悔其貪叨歷上古以稽君臣之盛兮邈鮮儷乎重
華之朝稷契皋夔更相汲引以比肩於巖廊之上兮北

之幽州南之崇山不聞流鯁直而放英豪聚精會神如
一人兮成功獨巍巍乎其高夫何世而不生斬尚兮其
消其長係人君之孰衰以唐太宗之賢卓犖近代兮於
鄭公之既沒也停昏仆碑且不念其勤勞況本非其擬
重以難明易聽之說兮宜其君臣之盛亘千祀而一遭
幸大明之燭無疆兮間不能以容刀戒百鍊之剛化而
繞指兮雖至陋也願初終乎所操

弔軹道賦

有序

唐
王昌齡

軹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師東北十五里署於路曰秦
王子嬰降漢高祖之地豈不傷哉余披榛往而訪之則
莽蒼如也夫以戰國之弊天下創夷又困於秦使無所
訴罪在於政而戮乎嬰嗚呼殺降不祥項氏之不仁也
遂作賦以弔云

長林之墟荒草無垠躊躇訪古隱嶙如存耆老曰此秦
之軹亭也莫不隕泣而傷魂我聞中原板蕩歷數更造
來爲都邑去爲郊道化育人寰盛德攸保其有隨覆車

之遺跡躡咸陽以崩倒陳炯戒而罔懷終滅裂以蕩埽
今者行旅有悲涼之色將未識聖人之大寶聽之哉不
義而強其弊必速徒以金城千里介馬萬軸九國既夷
上慢下躡東遊莫返白帝先哭是以沙丘閔禍制出趙
氏扶蘇賜死大事去矣海內洶焉雷駭颺起自非蹂先
王而隳道德亦無能而及此五星夜聚漢瑞秦亡白馬
素車降於道傍非子嬰之罪也而殺身於項王悲夫以
暴易亂莫知其極且聞追懷而霸楚無乃弛義而爭國

東城引劍亦其宜哉至於后稷貽周三聖九賢合於成
康千有餘年猶復慎終如始爰作顧命宣文武之重光
訓艱難於執政乃尸天主遂誥諸侯高爽內軸齊魯外
輶此周之所以磐石相維數革龜謀孰與夫離擯子弟
甘心賊臣身死國滅如火燎薪設使雍州爲輿伊傅爲
輪當朽索之不馭豈龍虎之能馴不其然乎賈生聞之
於是讓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夫有周廟
之作子秦人也豈無情哉邵平乃太息久之且爲歌曰

道不虛行兮史鮑沒位吾寧范伯之徒與感夷齊而多
愧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兮先師莫歸往者不
可諫來者吾誰欺始退身以進道曷颺言而受非彼蕭
相國知予乎布衣

戰彭城賦

宋 孔平仲

秦失其鹿羣雄並爭劉項之鬪自爲鯢鯨相劫以勢相
鏖以兵彼方徇乎北海此乃襲乎彭城惟彭城者楚所
都也漢王乃竊而居之收其美人寶貨是資置酒高會

楚猶未知此何異伺猛虎之出而據其穴入盜蹠之室
而有其妃項王聞之怒膽摧裂聲若雷震目如雷掣引
千旌與萬騎定雌雄於一決或馳或射或刺或擊呼聲
動天死者如積流血丹乎睢水棄甲隘乎靈壁乃欲殺
無噍類埽不留迹長圍三匝漢軍失色嗚呼以項王之
勇天下所聞啞啞叱咤坐生風雲而對漢王椎鈍之性
與夫蜀人糾合之軍內外隔絕主將紛紜不翅田犬之
搏兔鷲鳥之撮螭然而大蛇之分爲二東井之聚者五

數極亂世歷歸真主以鴻門之會項莊之舞尚不能得
之肘腋又安可徼之於軍旅俄而大風北來發屋拔樹
揚塵蔽空走礫如雨白晝窈冥漢王遁去則夫漢之不
可勝也蓋可睹矣至於滎陽之擊四面廣武之中吾指
未嘗不拔自幾殆脫於垂死且項王之蓋一世其氣不
爲不盛而扛九鼎其力不爲不多及夫冬會垓下夜聞
楚歌騅也不逝虞兮奈何豈非天之所興不可得而廢
天之所利不可得而害故羽終於自剄亦自知天亡之

而非戰之罪也吾嘗緩策乎陰陵之道稅駕乎長安之
都弔遺靈於寂寞慨舊迹之荒蕪以爲彼慄悍猾賊者
固已亡矣而寬仁愛人者又安在乎乃知起者必至於
滅有者終歸於無此古人之所以致論蝸角而輕視軒
冕吾與夫莊生之徒

擬古戰場賦

元許謙

客有好遊者贏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
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於

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
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
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阻大
江紛灌莽之杳杳鬱薄叢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
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量豈古人有
事於此遺迹尚存乎渺茫周迴隱隱若城郭之瀾迤峻
隅已壞而塊土成岡頽垣斷續縣延將百雉類乎築角
道以取粟於教倉其汙下而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

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乎
鋒鏖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草未黃風颺颺兮吹籟日淡
淡兮流光羌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
駕兮久而至於野人之籬落名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
為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
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
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
雄角力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耨而成棘

稍買刀劍而賣牛犢資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敢虓虎捷
若飛鵲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雷掣神轟奮戈
揚盾穿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盛殺氣排空黃埃亂
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
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絃矢不遺鏃積骸爲觀斷
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衄以今度古
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
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煙塵之表目眴眴乎昆陽之旌

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賸賸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

鬪體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爭地而暴白

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

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堪輿塊圪開統

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

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睠

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

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

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因受譴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
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覩夫瑩壘心又增傷遂寫憤
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兮用殲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
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
麻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
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
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
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蹇蹇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
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
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
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
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

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
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諸葛卧龍賦

宋田錫

天將滅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
算江東有孫權之彊禦關中有曹瞞之勇悍惟蜀邦之
險阻付劉璋之闇懦伊東海之徐庶薦孔明於先主其
人自比於管樂其迹尚耕於壟畝負霸王之大略每謳
歌於梁甫可以屈就難以邀取若應龍之卧淵泉俟良

時以爲風雨雖吳主之得豹縱魏君之若虎儻獲斯人
以爲用可以爭強於中土劉備乃往詣南陽雄圖抑揚
功業稽遲而憤悻旌旗侍從以倉遑豈徒賁丘園聘珪
璋實欲尊之爲謀主而制敵貴之爲尚父而圖王一之
日驟欲履其闕肩其牆殊不知邈若千里之迢遙浩如
重泉之汪洋人在其外如鱸如鮪如鱈如魴不敢游其
窟宅不敢漾其輝光乃退而歎曰信先生之道也如龍
之方卧也二之日開其戶闚其人雖覩而難趨迹雖

通而難親自覺其門若河若海若潭若津不得見其最
靈不得測其至神又退而歎曰信先生之德也如龍之
未易識也三之日外其堂入其室仁干森植義櫓駢比
疑波神侍衛而洶湧謂水怪環周而蹙踏見其以道爲
蹤以德爲迹以文爲鱗而彬彬以武爲鬣而奕奕將侔
夏后河漢可御以天飛尚類葉公牕牖初闕其藻質我
於是以允悅爲雨以巽順爲風動其倜儻鼓其英雄遂
慷慨變攄而崛起以縱橫籌略而相從亮之遇先主也

若龍之得水備之得先生也若雲之從龍所以躍於吳
驟於蜀帝王其心日月其目張飛關羽爲吾之股肱趙
雲龐統爲吾之爪足金鼓爲雷霆之威甲兵爲風雨之
速旌旗爲飛鬣而常舒鈇鉞爲逆鱗而難觸前則飲於
渭水後猶蟠於斜谷觀其奮首於魏施尾於吳將欲騰
躍於秦京與鎬京窟宅於東都與西都然後以燕齊趙
魏爲河海以荆襄楚越爲江湖故得寰中波駭海內鼎
沸馬超韓遂之流表紹呂布之類若蛟螭奔走而喪膽

比魚鼈沉潛而屏氣豈謂天錫吳以牛斗之分賜魏以
咸鎬之國賜我以坤維之地俾我與鼎分之域既天命
之所授豈人謀之能克漢江沱江亦足宅其西南梁山
劔山亦足門其東北方欲修其德述其職將上請於閻
闔冀下并於華夷變三分之國爲上國變漢水之池爲
天池復火德之世祚續炎精之絕離俄而上帝有命碧
落言歸劉禪攀髯以何及譙周仰首以無依世靈其神
敵懼其威揚儀鳴鼓以震恐晉宣喪膽以奔馳至今岐

山之側滑水之涯南陽之草木西土之邊陸或烈風之
飄颻或暴雨之淋漓猶疑其蜿蜒在晦而陰隲是司觀
陣圖者見其規畫讀國史者想其形儀信奇士之遇主
實千載之一時春秋曰以龍紀官詩曰爲龍爲光此葛
亮兮攸宜

弔諸葛武侯賦

明 劉 基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
運命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

人之所戚彼狂狷之縱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亂倫汨典
兮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武蔽蔽不
可以食兮馬羃羃而獨處睠三顧之疑悃兮躡高光之
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兮于嗟去此其安歸瞻星芒於
渭濱兮豈皇天之叛渙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桓靈而
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於春秋誅姦邪於既死
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兮世不以之爲殃民
彝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表兮涕

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風於萬古

八陣圖賦

元 楊維禎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劔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
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
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猗
狷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
之後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
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歧分

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
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
常竒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
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
之水兮砮嵯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
兮曾不轉其硯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就萬夫之捍力想
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
出於八竒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

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國兮肆獯蚩之赫伐
逮尚父之六弼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
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
陣之尤覺兮軼羲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
之所造歟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託黃芒以當
天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
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
訪魚腹之砂磧兮弔廣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

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酹三賢賦

有序

宋周紫芝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放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風夜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賢之遺蹤仰高風之遼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酹而賦之

歲

原本闕
二字

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檝兮

採芙蓉乎芳洲夜黯黯其未艾兮驂白鷺以夷猶方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冠而仰睇兮叩余舷

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標雖出處之異
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正兮耿直節於中朝
忤羣姦而見逐兮指新井以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
素業於夔皋援斯文於未泯兮障俗學之瀾濤終一斥
而不復兮病讒口之囂囂歲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
歸故丘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鷲之不
可以爭飛兮抑駑驥之難於並遊豈枘鑿之不可以相
入兮抑亦臭味之異於薰蕕棄珠璣而貫魚目兮斥駮

耳而駕罷牛笑蹄涔之沮如今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
之前知今遂遐舉而莫招愛卜宅於茲山今旅麋鹿而
友漁樵却鶴書而不受今恐曉猿之怒號草萋萋其春
榮兮葉靡靡而秋凋閱四時而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
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躅兮追兩軌以奚羞嗟
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旌之搖搖瞻清揚於髣髴兮拜遺
像之非遙聊舉觴而一酌兮歌三疊而魂消儻微辭之
可格兮冀旌旆之飄颻

懷延陵賦有序

元 楊維禎

延州季札吾聖人予其賢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
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爲聖人貶札咎
札不爲季歷而效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顛計
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
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于皆庶也壽夢欲越
三長嫡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況三伯仲
俱無太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夷昧卒

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
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
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爲善惡之
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
尊於上也謂名為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置辯使
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昔三吳之開國兮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兮聿
荆夷而不從嗟後之人弗率兮將自同於啓戎去諸姬

以日遠兮十有四葉而稱王夫何巢之逆德兮又鍾之
以順嗣既博物又閱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
東兮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兮德之所以慙類北學
於周公孔子兮羌不讓夫東郊過齊晉之大邦兮警貪
功與好直魯宗卿之岌岌兮憂好善而不擇辨鐘聲於
戚邠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僞之贈兮蓋驩然若
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兮律千鈞於一髮苟奸國於
不義兮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乎諸樊兮閻薦乎戴吳

天將啓乎季子兮抑翦喪其夷孤悲上國之使歸兮賴
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鱗諸而退以待
也鷓夷載於江中兮遊鹿上乎荒宮問七王以何在兮
歌至德之遺風遵閭門以弔予兮感特書之題寔也矢
吾辭以白心兮比徐君之縣劍也

弔伍君賦

有序

元
楊維禎

吾讀伍員事未嘗不悲負處父兄之不幸而訖至倒行
逆施蓋大不獲已者而世多之以爲名不可也當負急

於反讎遂不顧急售吳光而進鱗諸殺人之父以報已
之父彼州于之子則將何所報哉此負失也而況父兄
痛仇費無極也無能有兵於費而鞭墓以仇君益失也
然負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而又爲夫差復父之讎之
死不畔以畢志於其所事則忠爲有餘矣惜其君不終
用逆料後日沼吳之禍徒以表其言之明故予作哀負
辭雖過其孝而多其忠云

竊獨悲夫讒人之喪邦兮甚楚子之熊居朝吳已去兮

繼出蔡朱何嗣子師之不幸兮與讒而爲伍君一過已
多兮遂及城父嗟奢二子兮一死一生死不可以莫之
就兮生不可以莫之行脫身東走兮乃至吳鄙吳新有
君兮楚日以駭不三年其克報兮繼入郢於州來胡罪
人之斯失兮而不惜夫厲階誓包胥以必復兮鞭王靈
以爲乖犯讎天之弗韙兮曾不異夫鬪懷當鱗諸之進
士兮始已失其策也知反讎之急兮行之倒而施之逆
也吾猶尚論其孤忠兮保先君之嗣也棲越子於會稽

兮灑靈姑之恥也何甘饋之豢吾兮忘腹心之巨毒也
黃池業乎成霸兮忽姑蔑之在目也劉七士以何益兮
知負亡而國隨迫甬東之乞死兮始地下之慙知已矣
乎國以人而張兮亦以人而亡始讒費之禍國兮終嬖
詬之亂邦荃不察夫忠貞兮矧外迷而內荒訪胥山之
遺廟兮聲烈烈以稱王怒濤忽其殷足兮些靈馬於橫
江

弔闔廬賦

明王鏊

昔闔廬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丘慨往跡之日湮兮曾
不可乎復求峰巒紛以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繆忽
平岡之拆裂兮劔池淵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仰
不見乎白日兩崖欽崒而鬪啗兮又巉巖而斗絕信天
造之險巖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闖其淺深兮先
魂驚而疹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而填海將破山
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謂往牒之
我結歲正德之協洽兮劔池忽焉其枯涸何昔日之淵

淪兮今山徑之嶢峩伊水旱之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
石豁訝而雙閉兮類墓門之頽駁試往造乎其間兮將
舉武而旋却始沮洳以忽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湊題
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墮豈漆燈之將滅兮若有俟乎
王果嘆吳王之物化兮求髣髴其不見想瀕洞之既塵
兮何有玉鳧與金鴈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
何千年之神閔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黠然而復閉兮
殆神物之呵護也前驪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珈錮

南山其猶有隙兮信多歲之爲害獨空空子以保全兮
因茲丘而增慨

吳越弔古賦

明 吳 寬

嗟予生兮好遊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儵然往
兮不可留繫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
之博大兮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跡兮逝去此
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輝娛
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念姬周之叔世兮二國

始霸而圖王鄰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啓釁
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恥於夫椒兮
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為得計孰
知鷲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
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
兮匪獨嚙之與員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殷
鑒之不遠兮何無疆之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
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得兮屈為楚之臣虜雖

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子故
宮草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來恃強力
兮為國雖暫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
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逃荆蠻以讓
國兮任洛水以為己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
浴其膏澤瞻清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
勾吳歸來吾鄉兮遵先哲之坦途

感柏樹賦有序

元馬祖常

光州孔子廟庭及宋司馬光祠前柏樹皆先子集賢府
君治光日攜祖常手植者也今二十六年矣蒼虬翠蛟
森列左右祖常蒙詩書之澤忝官禮部尚書兼經筵官
天曆己巳正月以謀葬得請還光又蒙聖天子不棄弊
物馳使再召以疾未行輿疾瞻仰孔子廟庭撫摩羣柏
潛然感思作賦以見意焉

涉淮湍而返有寢丘之遺封屈州圻而近古壤寡殖而
不豐曰瘠土之民勞庶善心之易孳慨先哲之豈弟興

黷宇而納之哀剗兵之累俘緣其裳而來游又於田以
謀食廩饋饒其浮浮間攜我以觀學命畚鍤以執事揖
豆籩以下堂列穉植於兩所蔭喬木於今茲慕子親於
曩昔歲邈邈以云徂涕潛然而灑臆顧瞻戀而移晷拭
手澤之或存歸祠位之蔽虧恍神輶之續緡當子親之
在官盡厥諝於民庸暑無葛以代澣珮無玉以爲容終
下陳而弗忤榮天爵以俟天澤未艾於子孫永文壽於
大年矧茲樹之後彫匪庶草之競華覩斯道之昌期徵

於神而不遐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二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二十七頁前三行以區區之
陋邦按明文衡此下有覩至德于須臾來四十
國之臣妾如父名而子俞文王之受命四句

--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沈智